

上市房企血腥的原始积累，

刀光剑影的复杂社会关系。

各阶层人

利益面前的形形色色的表现。

特殊身份

长篇小说 孙红旗◎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



企业崛起的原始积累，

阴影的复杂社会关系。

利益面前的形形色色的表现。

特殊身份

长篇小说

孙红旗◎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I247.5

S925=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殊身份 / 孙红旗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653 - 0021 - 9

I. ①特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852 号

特殊身份

TESHU SHENFEN

孙红旗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9.5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653 - 0021 - 9/I · 0010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s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第一章

阳光穿过浓云，倔强地洒落在滨峰市上空，将整个城市映照得黑白分明。

风在肆虐，它带着绝响的哨声呼啸着掠过，顺势揽过云团，把金灿灿的光辉揉成碎片。瞬间，滂沱的暴雨接踵而来。

一辆奔驰轿车飞速行驶在林荫大道上，凋零的树叶射向玻璃，转而在上空翩跹飞舞；轮胎溅起的积水犹如喷泉射水。惊雷穿云，裂石般劈头盖脸而下，闪电发出令人惊骇的光亮，随之，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从奔驰车内响起。

“雷电击中汽车啦！”惊呆的行人在片刻的沉寂后惊叫。尾随的汽车因突如其来的爆炸而刹不住车，一辆接一辆地撞了上去，金属的爆裂声夹着雷电声连绵不绝。

这是滨峰市内从未有过的特大交通事故，共有 12 辆轿车发生追尾，7 人受伤，3 人死亡。

5 分钟后，市交警支队、市 120 急救中心的数十辆车子赶到现场。林荫大道 846 麦桥段被警察封锁。

现场勘查形成初步意见。

引发事故的原因非常罕见。5 月 7 日下午 6 时 30 分，一辆奔驰轿车行驶到林荫大道麦桥段时被雷电击中，12 辆轿车追尾相撞，酿成特大交通事故。从现场来看，雷电击中了奔驰轿车的油箱，车子底部的地面被炸成一个直径 1 米的深坑，车体变形，车上 3 名尸体血肉模糊。死亡的应是司机、副驾座上的成年人和后座上的孩子。由于爆炸点在车身的后半部，孩子的面部几乎被炸烂，尸体难以辨认。

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闷雷在云层里“隆隆”滚过，像一个不肯气绝的老人。爆炸现场还散发着强烈的机油味，附近的街灯基本震碎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。中心现场只能用警车和电筒照明，朦胧中穿雨衣的黑影在无声地游动。

除奔驰轿车外，所有的车子都清理出现场。北道公安局局长金长弓

没打伞，作为现场执行指挥，他正被记者追逐着。此时他突然站定，然后转身甩开记者，快步穿过街道。

“轩雨亭”作为现场临时指挥部，挤满了有关领导与相关部门的人，许多人只能打着伞站在亭子外面。市公安局局长向中挺正在向市长王延松汇报情况。指挥现场尽管气氛严肃，领导的心情并不显得很紧张。

金长弓在外围站了片刻，任凭雨水抽打着脸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跑到一棵树下，掏出手机想给市公安局局长向中挺打电话，抬头看见树上钉着警告标志：雷区，雨天禁打手机。金长弓往后退了几步。3分钟后，金长弓重新回到炸毁的车子旁边，几名交警早已停止了手中的工作，见金长弓过来便围了上去。

金长弓把交警队支队长拉到一边说了句什么。支队长犹豫了片刻，推推罩在眼睛上方的帽檐，耸耸肩膀，然后招呼现场勘查人员上车，离开了现场。警戒线内只有发呆的金长弓。他有几分茫然，还没彻底弄明白转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
雷电击中油箱引发爆炸是罕见的事，4年前就发生过一起，那时他担任交警大队队长。那起爆炸导致客运车上6人死亡，12人重伤，车子被烧毁。让他感到痛心的是，阮虎就死在那辆车上。阮虎是他的同学、同事，他们从中学一直读到公安大学，又一同分配到这个城市的公安局。两年以后，他做交警，阮虎留在了刑警支队。阮虎的去留和陈坚石有关，阮虎的死也可以说是陈坚石一手造成的。

那一次，金长弓到过现场，本由交警负责的事故陈坚石坚持要刑警介入，金长弓能从陈坚石的执拗里感觉到什么。陈坚石介入后，金长弓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但为时已晚。市委、市政府认可了因雷电击发引起意外事故的结论。从那以后，气象部门通过测试，作出了相应肯定的答复。

由于环境因素，滨峰市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雷区。半年后，数万块雷电警示牌遍布滨峰市，重点地段还设有专门的禁行标志。4年后事故重现，金长弓心里一下子没了底。他太熟悉面前被炸的车主了，这让他起了疑心。他不用像4年前那样拒绝陈坚石，反而希望他一开始就能介入。

雨水淋湿了金长弓全身，看热闹的人谁也不知道站在雨里的他为什么发呆。“局长，他们来了。”有人在身后提醒道。

金长弓扭头望去，见市公安局的刑事勘查车驶过了警戒线。他下意识地朝“轩雨亭”那边张望了一眼，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长长的车队鱼贯而出，缓缓地驶上林荫大道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金长弓捏了捏鼻子，对迎面走来的陈坚石道：“陈支队，来得好快呀！”



陈坚石没有回答。金长弓向陈坚石简单地介绍了情况，着重谈了自己的疑点。陈坚石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。他的思绪仿佛掉进了宽阔的海洋中，在狂风巨浪里挣扎，眼前所展示的种种离奇的画面让他思绪迷乱。

金长弓伸手拍了拍陈坚石的肩膀，说：“谁的车就不用我说了。一会儿我让交警送去现场勘查资料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
看着远去的背影，陈坚石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转身走向中心现场。

警戒线在向街道两边扩展，许多警员手持电筒从爆炸中心内一圈圈地往外搜索，寻找爆炸后飞落的残片。

被炸的轿车罩在高大的帐篷下，专业的照明设备从勘查车上引过来，把帐篷照得如白昼一般通明。

雨停了，天气仍旧很闷，刑警在帐篷里忙碌着。轿车的车身几乎被拦腰截断，只有弯曲的大梁连着前后的车体。左后门像卷帘一样翻起，驾座右边的门由于剧烈爆炸被掀到了车背上。方向盘好似玩具一样扭曲变形，车顶被炸开，像餐桌上被剥食过的螃蟹。车窗的玻璃全部震碎，散落在车内和四周的街面上。3名遇害人已被送走，破烂不堪的座位上残留着发黑的血迹，几只苍蝇飞舞，发出海螺般鸣叫声。

技术人员认真仔细，他们动作敏捷、准确，技术娴熟。

这起爆炸案让陈坚石想起了4年前。阮虎是他最得力的侦查员，那次出行正是他指派的。现场收集到一些可疑物品，却很难认定是爆炸装置。市交警支队认为是意外事故，市里强调并确认了事故原因：阮虎遇难只是工作中的意外。

这一切都让陈坚石心痛。

一名侦查员急匆匆地向陈坚石走来，她是大案队队长屈敏。陈坚石预感有新的发现。

屈敏头发湿漉漉的，有一缕贴在了脸上。她将一样沉沉的东西交给了陈坚石，陈坚石借着手电光细细地观看，尽管那东西变了形，陈坚石还是看出是个定时装置。

“这东西就吸在这片钢板上。”屈敏说着递过一片钢板，“这是油箱保护层。”

陈坚石反复地看着这两样东西。他把定时装置往钢板上一贴，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令他不能自主。“很专业。”他说。半个时辰后，向中挺局长赶到了现场。他是送走了市领导后中途转回来的。向中挺原先是省刑侦总队的队长，4年前调到滨峰市委任常委，兼任市公安局局长。

他从帐篷里叫出陈坚石：“能确定吗？”

陈坚石点点头：“我们找到了破碎的引爆装置。”

向中挺皱起眉头，说：“哦，死者身份目前能不能确定？”

陈坚石望着向中挺半天没说话。“有什么问题？”向中挺能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“这辆车子是郝江的。”陈坚石停了一会儿才回答，“金长弓说死的是郝江的司机。如果确认是他，他就是郝军。他为郝江开了8年车，是郝江最信任的人。另一个是郝江的保镖，叫余振中，9年前从部队转业回来，分配到滨峰市工程机械制造厂担任团支部副书记。企业改制后，他因为不懂技术，第一批下岗，被人介绍给了郝江。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。还有一个小孩可能是郝江家里的什么人。”

向中挺抬起头，显现额头上的一道道褶皱：“如果真像你说的是爆炸案件，就是一个重大的阴谋。他们是冲着郝江来的。”

陈坚石没表态。

“陈坚石，你很了解他们，并且一直在调查他们。”向中挺严肃地说。

陈坚石把脸转向了一边，“是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这个支队长就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组负责人之一。”向中挺说完走进帐篷，对正在进行现场勘查的刑警提了要求，然后没与任何人打招呼，坐车驶出了警戒线。

现场勘查进行得有条不紊。屈敏跟随陈坚石4年，从各方面来讲，陈坚石是绝对放心的。他跟屈敏低声交代了几句，便开车驶出林荫大道，往北转向了西昌路。

向中挺局长是他的老上级，专业就是刑侦。在陈坚石18年的警察生涯中，他与向中挺有过无数次的合作，侦破了许许多多的大案。向中挺的性格稳重，言辞简约，行动果敢。记得在一次劫持人质的案件中，歹徒杀掉了一个人质，劫持了24名小学生，硬是逼着前来的警察按他指定的账号打入300万元的人民币。歹徒一直躲在老师的身后，谁也不敢下令开枪。当歹徒发现送饭的是名警察时，狂暴地打着了打火机要点燃炸药。向中挺果断地对身边的狙击手低声命令道：第一枪打人质的腿，第二枪干掉歹徒。他的话音刚落，狙击手的枪响了，人质的身子往下一挫，第二声枪响的同时歹徒应声倒下，子弹从他的眉心穿过在后脑炸开一个洞。清理现场时，大家惊出一身冷汗。歹徒即将点燃的是16公斤硝铵炸药，这些炸药就放在孩子们的玩具柜里。但是，向人质开枪，全国没有案例，新闻媒体将它作为有争议的热点来炒作。向中挺拒绝所有采访，只是接受检察官的询问时说了一句话：势在必行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一旦歹徒点燃炸药，人质必死



无疑，24名儿童性命难保。理解归理解，人们在感情上始终不能认同。一个人质被歹徒掐着脖子，还被警察打了一枪，不管什么理由，警察总不能向人质开枪呀！

那场战斗，陈坚石一直在现场。一个成熟而有理性的警察都会赞同向中挺的处理方式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胆略，哪怕是营救失败，只要按照操作规程，谁也不会承担法律责任。向中挺的做法，却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。那时，他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，现场的副指挥，却在关键时候承担了最大的风险。

车子沿着西昌路疾驰，出了三环线，直至西林殡仪馆。陈坚石出示了证件后，进入停尸房。

停尸房里有几个衣着考究的人。这些人陈坚石大多都熟悉，只是看上去极度伤感的一对男女他不认识。那男的30多岁，高个儿，卷发，穿着考究的西服，很有学士风度。女的中等身材，黄发，白净的皮肤保养得很好。看样子他们是一对夫妻。见到陈坚石，郝江的助手冯百方走过来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到这里来合适吗？”

陈坚石盯着冯百方一句话也没说。这张脸他太熟悉了，他曾经狠狠地在这张脸上打过一拳，为了这一拳，他挨了行政警告。即使现在，他也觉得那一拳打得值。陈坚石盯了他好一会儿，看到对方的目光在闪烁，便转向那个男的。冯百方紧随两步走到他们面前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郝总裁的儿子郝仁寰先生，刚从美国UPF公司回来。这位是郝仁寰先生的妻子美卿夫人。董事长，这位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陈坚石。”

“我很难过。”陈坚石说。

美卿哭成了泪人，可还是向陈坚石点了点头。

郝仁寰咬着牙，腮帮上的肌肉紧紧的。他的目光和陈坚石相遇了，像锋利的刀在交锋，火花四溅，谁也没有退让。还是陈坚石先开的口：“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我们感到很遗憾，只要有一点儿可疑，我们都会尽到责任。”

“仁寰先生的公子才9岁！”冯百方硬邦邦地说。

郝仁寰瞪了他一眼：“谢谢陈先生来看我们。我父亲还躺在医院里，请你先别打扰他老人家。”

美卿从一名中年妇女的肩上抬起头，泪汪汪地对着陈坚石道：“你们会调查吗？我儿子才9岁，不谙世故，没有理由离开人世。你们要查个水落石出呀！”

郝仁寰扶着她的双肩，把她交给中年妇人。“陈先生，我刚从美国回来，我希望这不是人为的案件。对此，警方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
陈坚石看了郝仁寰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郝先生，我不能给你什么保证。这个城市里曾发生过不少令人发指的惨案，一些人为了金钱和地位，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甚至是大动干戈，草菅人命，使无辜生灵涂炭。这些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，但也有不少人逍遥法外，继续为非作歹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：作为警察，我会对每一起案件负责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郝仁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。片刻，他和陈坚石握了一下手，转身走了。

陈坚石听到远去的汽车声，吁了一口气，转身打开冷冻柜，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。



第二章

郝江工程建筑公司是国家一级企业、滨峰市建筑行业里的龙头老大。近10年来，郝江工程建筑公司先后兼并了“滨峰运输”、“隆昌机械”、“恒滨油业”和“峰城药业”等7家公司，组成了名副其实的郝江国际贸易集团公司，由郝江先生任董事局董事长，并成功上市。郝江国际贸易集团公司担负着滨海市70%的出口贸易。在流通行业里，郝江国际贸易集团公司成为滨峰市的纳税大户。哪怕在全国，也没几家建筑公司能与他们叫板。创业30年，“郝江集团”已发展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商业贸易企业。

郝江工程建筑公司的起家，少不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冯百方。冯百方比郝江小16岁。30年前，郝江在水泥村还是个泥瓦匠时，冯百方就是他的放线员。

那年，乡政府成立了，需要重建办公楼，这给了郝江一个机会。但是，尽管郝江的手艺闻名遐迩，真正建造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，他还是第一次。那时，乡政府办公楼的工程造价不到10万，在当地算是一个大项目。考虑到质量问题，县里希望由县属的国有建筑公司来承建，并且做好了预算。

消息传到了乡里，时任乡长的冯长浩通知了侄儿冯百方。当晚，郝江拎了两瓶酒、两条香烟，带了一千块钱的红包见了乡长冯长浩，冯长浩便拿出了县建筑公司做的预算单。照着预算，冯百方也造了一个，其造价比建筑公司低10%。县建筑公司被农民抢了饭碗，恼羞成怒，公司副经理到乡政府大闹了一场，说到时必须由有资质的技术员来验收，而技术员只有县建筑公司才有。乡长把情况告诉了郝江，郝江冷笑了一声。没想到那位副经理在回去的路上自行车突然爆胎，他栽进了4米深的沟里，落得个半身不遂。

8个月后，工程按时完工，县建筑公司经理亲自带着技术人员到现场验收。郝江说，别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说着，他在外墙角的地下搁置了一枚铜钱，并在三楼对准铜钱孔垂下一根线，上面吊着一个铁钉。冯百方登

到三楼，风止气定后突然剪断线儿，那根铁钉不偏不倚地扎在铜钱孔里，在场的人惊呆了。经理硬是不信，和技术人员折腾了一个上午，最后没说一句话就走了。这事使得郝江名声大噪，冯长浩的心也落了地。郝江算得上成大器的主儿，他把所得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冯长浩。从那时起，乡长就认准郝江，他们成为铁哥儿们。

没出一个月，长滨县建筑公司就通知郝江和冯百方到公司上班。郝江担任建筑一队队长，冯百方任公司技术员。几年后，长滨县建筑公司又成立了一建和二建公司，郝江成了二建公司的领头羊。这时，冯百方是总公司的技术总监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郝江所承担的建筑的工程质量不仅在长滨县，在滨峰市也是屈指可数的。郝江率先向县建设局提出承包二建公司，并把冯百方从总公司要了去。两年时间，郝江的二建公司不仅收入远远地超出一建公司，而且郝江自己还用公司给的提成添置了许多设备，拥有了更多的资产。那一年，县委书记冯长浩担任了滨峰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。市政府东迁，建筑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商机。冯百方建议郝江离开二建公司，到滨峰市，成立自己的郝江工程建筑公司。郝江在冯百方的肩上狠狠地打了一拳，什么也没说。

第二天，在公司中层干部会议上，郝江宣布：“我要自己干！”大家傻眼了。冯百方说：“一建的状况你们也看到了，干不干一个样，都可以拿到钱，谁还会去卖力气。锅里的水总有舀干的时候，大锅饭不会长久，最后还是要靠市场说话。这个碗，晚砸不如早砸。在座的多数是邻里乡党，郝总的成功你们都看到了，跟着他干踏实。一个铁饭碗，一个玉饭碗，铁的砸不烂，玉的容易碎。郝总不会强求，你们掂量吧。”

当天晚上，郝江专门宴请了冯百方。酒过三巡，郝江用通红的双眼盯着冯百方道：“你要什么，公司还是公司的一半？”冯百方笑了笑，不答。郝江见他不动声色，又喝下几杯酒，道：“你一无所取，反倒让我心里没底。你叔叔是副市长，市政府迁址东移，会有很多的项目，你为什么还不拉出去自己干？”

片刻，冯百方说：“郝总，我父亲是累死在地里的，没棺材钱，母亲逼着我挨家跪门槛，眼看父亲尸体都臭了，是你把我从门槛上拉了起来。我们用你给的100块钱让父亲入了土。我跟着大伙儿在生产队里拿底分，你提议让我当工分员。这些，你可能忘记了，我忘不了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是恩人、兄长。这么多年来我做着同一个梦，暗暗地努力学习与建筑有关的知识，心想总有一天会报答你。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创下一份大业，我就心



安理得了。”郝江听得眼泪“吧嗒、吧嗒”地往下掉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拎起酒瓶，把酒全倒在两个杯子里，红红的眼睛瞪着冯百方道：“咱们干了！”

在全省7家竞标单位的激烈的竞争中，冯百方代表郝江的公司拿下了市政府大楼的主体工程。奇怪的是，郝江的公司是资质最浅的一家建筑公司。720天后，滨峰市政府大楼耸立在滨峰最显目的位置，奇迹般被国家评为优质工程。作为滨峰市建筑史上的典范，郝江工程建筑公司成了滨峰市建筑业里最大的广告招牌。打那以后，郝江的公司拿下了不少的市政府下属部门的建筑项目。比郝江小10多岁的冯百方，一直做着郝江手下的技术总监，成了郝江公司里名副其实的技术总管。

陈坚石曾对此事做过专门的调查。

滨峰国贸大楼坐落在解放路北端东侧。陈坚石走进国贸大楼，保安并没有阻拦他。3年前的今天，在国贸大楼保安总部，陈坚石带走了保安部经理余振中，罪名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。这起案子是北道分局办的，因涉及郝江集团的中层人物，办案的阻力很大。陈坚石的介入，导致了各方的不安，分局长金长弓觉得市公安局小题大做，担心会把一起普通的伤害案搞得复杂化，甚至是政治化，最后都结不了案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陈坚石介入不到一个星期，所有证据都浮出了水面，取证过程变得异常顺利。刑警支队向检察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，法院以伤害罪判处余振中有期徒刑5年。

陈坚石直径走向电梯，登上了7楼。

经理室的门像往常一样关着，助理冯百方已等在办公室门口。他瘦高个，穿着一身唐装。

冯百方看到陈坚石走近，脸上堆起了笑容：“你找董事长，可他很忙，不接待客人。”

陈坚石盯着他不吭声，半晌，不轻不重地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我和郝董事长有约。”

冯百方笑了笑，说：“陈支队长，请。”说着为陈坚石开了门。

这间办公室大得有些夸张，显得十分奢华。一张巨大的办公桌置于最醒目的位置，背景是许许多多的楼房模型，右侧墙上有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，上面插着不少小红旗。郝仁寰瘦高个，整个身子埋在办公桌后面。见陈坚石进来，他用手指理了理黑发，从桌子后面站起来。

冯百方说：“这是我们郝江集团董事局总裁。”见陈坚石有几分不解，他接着说，“刚开过董事局大会，郝江先生因为身体原因，不再继续担任集

团总裁，总裁一职由郝仁寰先生担任。”

陈坚石点点头，握着对方的手。对方那双手虽然纤细，骨骼却显得很有力。“这是一副很重的担子。”陈坚石低沉地说。

冯百方递上茶，然后退了出去。

“仁寰先生还在继续角逐城西的开发权？”陈坚石问。

“这毕竟是集团的主业，拿到城西的开发权，整个滨峰市都会成为郝江集团面向全国的广告牌。这是无形资产。”

“是您父亲的意思，还是您的想法。”

“我知道您想说什么。对郝江集团来说，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过去，他需要的是国际性合作和市场的公平竞争。经济全球化，要求跨国企业的领导人具有整体意识，能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的结构、关系。我不崇尚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暴力，拿下城西开发权是家父的意志，也是我个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。”

陈坚石疑惑地望着那双眼睛，判断对方这段话真正的含意。“从集团本身发展来说，不会有人指责您的想法，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，刚起步的企业层出不穷，小公司靠的是瓜分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发展壮大起来的。发展中的企业想生存，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，就像当年的郝江工程建筑公司。”

“您想说什么？”郝仁寰两眼瞪着陈坚石。

“我不得不告诉您。您儿子不是死于雷击事故，而是一起真正的爆炸案，也就是说您的儿子死于一个阴谋。”

“你来就是告诉我这个。”郝仁寰改换称谓，脸色铁青地吼道。

“是的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爆炸的动机。任何竞争对手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，郝江的仇人也可能对家族的任何一名成员下手。他们为什么害您的儿子，想通过这样的暴行达到什么目的，我们一概不知。”

郝仁寰不语，脸部的青筋凸显。他用双手捂住了脸，泪水从突出的关节中渗了出来。许久，他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。当他抬起头时，陈坚石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与郝江一样的神色。

“谢谢你，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，你走吧！”说着，他起身推开侧门，走了进去。

陈坚石觉得背后阵阵凉意，头皮竟像触电一样发麻。来之前，他有一个明确的想法，从郝仁寰身上摸到一点案件的线索，至少他能感觉到，谁有可能对他儿子下手。作为被害人的家属，理应义无反顾地向警方提供线索。但是，他想错了。从郝仁寰的目光里，他看到了现代人兽性的本能。



郝仁寰与他父亲一样，用他们自认为奏效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
陈坚石不知道爆炸的原因，但也不能判断郝仁寰是否一无所知。郝江在滨峰活跃了几十年，维系着许许多多的悬案。现在他疲倦了，隐退了，把权力交给了儿子郝仁寰。郝仁寰的儿子不幸，会不会撕碎了他所有的美好梦想。郝仁寰无疑是一个既有实力，也更有头脑的对手。

陈坚石在郝仁寰的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，抬头环顾四周，冯百方推门进来说了声什么，陈坚石才转身离开。

第三章

“5·7”爆炸案的材料就堆放在陈坚石面前，旁边至少还有十张七英寸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的背景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。第一张照片上的人就是郝江集团的总裁郝江，第二张是总裁助理冯百方，第三张是滨峰运输公司的经理严成功，第四张是隆昌机械公司的经理向大财，第五张是恒滨油业的经理方油生，第六张是峰城药业的经理冉冰……

陈坚石对郝江集团打的第一张牌，是来自一封举报信。

国企改革，最早的试点是滨峰运输公司。滨峰运输公司包括一个汽车公司和一个航运公司。几十年来，滨峰运输公司都由国家经营，其车船陈旧、事故隐患多、内部管理混乱、服务质量低劣，导致企业连年亏损。当滨峰运输公司列入改制的消息公布以后，冯百方向郝江提了一个建议：控股“滨峰运输”。“滨峰运输”在经营期间，经理严成功挥霍无度。他单靠自身的财力，不可能买下公司的所有权，而那些并不优良的资产，不会获得银行太多的贷款。这对郝江的公司来说，不啻是个极好的注入资金的机会。建筑商对地皮有着天然的热情，郝江看重的就是“滨峰运输”的地皮。他打的算盘就是——即使公司的运输经营业绩不佳，也完全可以从地皮上取得高额回报。

郝江找到了当时的交通局长。交通局的办公大楼就是郝江的公司营建的，他们交情颇深。

郝江说：“我做了初步评估，‘滨峰运输’的资产大约在1.2亿元，这不包括员工身份置换的1000万元。想取得‘滨峰运输’的所有权，必须具备1.3亿元的基本资金。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：银行贷款500万元，公司干部自筹不会超过600万元，国有参股300万元。再加上300万元的债务，短缺资金1.1亿元。这就意味着靠现有的实力，‘滨峰运输’原有的人马不能买下‘滨峰汽车’和航运公司。这可是滨峰市第一家企改试点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”

交通局长心领神会地问：“郝总有什么想法。”

郝江笑而不答，却意味深长，半晌才说：“我们是老关系了，不成熟的



想法请局长不要见怪。”

交通局长做了个任其直言的手势。郝江道：“严成功经营多年，‘滨峰运输’亏损不在于他的低能，而在于大锅饭的体制。‘滨峰运输’实行股份制后，严成功是总经理唯一的人选。这不仅能稳定人心，经营也不会脱节，而且对企业发展大有好处。”郝江接着说：“公司改制后，组建董事会，郝江工程建筑公司将根据最后的资产评估，注入资金所占比率不低于51%，总经理股份不低于18%，国有股份不低于11%，其他董事会成员按职分配。”

交通局长听完后，笑了笑说：“郝总都计划好了？”

郝江会意道：“我想这也是局长求之不得的。”

交通局长哈哈大笑着为郝江续了些茶水。郝江望着局长轻声地说：“从51%的股份提出10%，也就是总资产的5%受局长支配。按股份，年终可以提取红利，如果愿意，一年后股份既可以转让，也可支取现金。”局长听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郝江能看出，他在计算5%是多少本金和红利。

在评估阶段，郝江和严成功还是足足地捞了一把。最后，评估资产仅9000万元，严成功通过转移资产，虚设借贷，买通评估人员，压低固定资产估价等，在国家资产上狠狠地捞了一把。

半年后，陈坚石接到详细的举报信。陈坚石刚着手调查，就被原局长勒令停止。

后来，几家国企的改制基本如此，凡是与之抗衡的人，都有意外事情发生。在滨峰市前两批国企改革以后，郝江工程建筑公司迅速发展成为郝江国际贸易集团公司，人们称之为“郝江集团”，它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滨峰市第一家上市公司。

陈坚石想得出神，屈敏走了进来说：“陈支队，领导都到了。”

陈坚石点点头，带上笔记本离开了办公室。

小会议室在5楼，椭圆形的桌边坐着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廖宇生、公安局局长向中挺，公安部刑侦局的王赋处长也在座。王赋处长比陈坚石大几岁，他们俩在4年前侦办爆炸案时一起工作过

向中挺环顾四周，说：“开始吧。”王赋与廖宇生点点头。向中挺说：“同志们，昨天市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，车上3人当场死亡，其中1名是儿童。在座的有不少到过现场，详情我就不多讲了。刑侦支队立案后进行了初步的调查，许多技术问题正在鉴别。下面请陈坚石支队长分析案件。”向中挺说完把目光落在了陈坚石的脸上。

会场很安静，能听见吸烟的声音。“这是一起有明显伪装的爆炸案，目

标精确。被害人郝江集团的保卫部经理余振中，司机郝军和郝江总裁的孙子郝明明。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民用硝铵炸药，有定时装置。从现场看，炸药安放在油箱下端，剂量虽小，但足以引爆油箱。我们说它有伪装，是因为滨峰市发生过雷电引发的汽车爆炸，这样的时间、地点与气候，犯罪嫌疑人是有选择的；我们说他目标明确，想将车上的人置于死地，但是，目前还不明白凶手的动机。”

“杀一个孩子？”王赋问。

“是的，郝明明只有9岁，生在中国，长在美国。他这次随父亲回国，到家才5天。”

“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？”廖宇生问。

“案发后，按照爆炸案件的现场操作规程，开展了一系列搜寻和调查工作。该做的我们都做了。”陈坚石答。

“到现在为止，经过26个钟头的调查，市局对犯罪嫌疑人的情况、作案动机、作案工具来源、现场物证和侦查思路都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与思考？”王赋望着向中挺问。

“我们倾向于报复杀人，目的是为了争得城西开发的承建权。”

“这样的判断有什么理由？”王赋继续问道。

“城西承建权尘埃落定前，商家竞争激烈。到目前为止，来自全国的12家投资商角逐这个项目，矛盾的冲突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作为滨峰市乃至全省建筑王牌的郝江集团，占着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优势，也是最有希望的中标公司，这可能引发其他投资公司的仇恨。我想这是基本的动机。”向中挺说完把目光落在陈坚石的脸上。

陈坚石接着说：“我们把时间往回拉10年。在无数次的竞标过程中，都伴随着犯罪。到目前为止，发生过7起命案，有4人被杀害。令人发指的是4年前的‘7·19’雷电引发的爆炸案，6人死于非命，12人受重伤，5人终身残废。其中有1名是支队的侦查员。‘7·19’被认定为雷电引发的意外灾害。今天再次发案，‘7·19’爆炸案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再次思考。我想，这之间完全可以找到联系。在过去所有谋杀案中，我们侦破了5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。令我们费解的是，所有的人被害，都会给郝江集团带来无限的好处或是为郝江解除经济上的困扰。从已查获的案件来看，凶手和郝江集团没一点儿关系，每一起案件，犯罪嫌疑人都有合理的杀人动机，最后都得到了法庭的认可。”

陈坚石旧话重提，大家都不说话了。还是廖宇生打破了沉默，“死者之一的余振中你们抓过，判了5年吧。”